

放翁詞編年箋注



1222.8/25

〔宋〕陸游 著
夏承燾 吳熊和 箋注

放翁詞編年箋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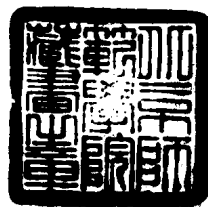
上海古籍出版社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836946

836946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

放翁詞編年箋注

夏承燾 吳熊和 箋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經售處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市印刷四廠印刷

開本 850×1156 1/32 印張 6.125 插頁 4 字數 128,000

1981 年 6 月第 1 版 198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2,200

統一書號: 10186·266 定價: (精) 1.10 元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編輯說明

我們偉大的祖國有悠久的歷史、燦爛的文化，流傳至今的古代典籍浩如烟海。批判地繼承這份珍貴的遺產，對於發展民族新文化和提高民族自信心是不可缺少的。我們編輯出版這套《中國古典文學叢書》，就是爲了給一般研究工作者、大中學校教師及有關文化工作者提供一套比較系統的中國古典文學基本資料，以便讀者分析研究，作爲發展和繁榮社會主義新文化的借鑒和參考。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將有選擇地出版我國先秦以來較有代表性的優秀文學作品，其中以詩文別集爲主；少數著名的總集及影響較大的戲曲、小說也酌量收入。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根據不同情況分別採用前人舊注或集注本，一般均作必要的校勘並加新式標點；有些品種也將採用今人新注的形式。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七九年一月

論陸游詞（代序）

陸游詞的成就不能和他的詩並稱，這和辛棄疾的詩不能和他的詞的成就並稱一樣。前人評論陸游詞的，明代楊慎說它「纖麗處似淮海，雄慨處似東坡」。毛晉添一句說：「超爽處似稼軒。」（毛刊《放翁詞》跋）都還是泛泛比較。清代劉熙載說它「乏超然之致，天然之韻，是以人得測其所至」（《藝概》二），似乎過貶。馮煦說：「劍南屏除纖豔，獨往獨來，其遒峭沉鬱之概，求之有宋諸家，無可方比。」（《宋六十家詞選·例言》）又近于過譽。《四庫提要》說陸游欲驛騎東坡，淮海之間，「故奄有其勝，而皆不能造其極」，則是較中肯之論。本文擬就陸游詞各方面試作探討，談談它的獨到處。先從「詩餘」一辭談起。

詞名「詩餘」，起于南宋。後來有些詞家不滿意這個名稱，說：「古詩之於樂府，近體之於詞，分鑣並騁，非有先後。謂詩降爲詞，以詞爲詩之餘，殆非通論矣。」（清代汪森作《詞綜·序》）這話就文學發展史來說，原有其相當正確的理由；但是就某些詞家對詞這種文學的態度來說，這個名稱也反映了他們創作的實際情況。南宋初年胡寅題向子諲的《酒邊詞》說：

詞曲者，古樂府之末造也，……名之曰「曲」，以其曲盡人情耳。方之曲藝，猶不逮焉，其去《曲禮》則益遠矣。然文章豪放之士鮮不寄意於此者，隨亦自掃其跡，曰謔浪遊戲而已。……

以「謔浪遊戲」而「自掃其跡」，確是當時一般詞人否定這種文學創作的自歉心理。由于詞起於民間小

調，由于它所配的音樂是「花間」、「酒邊」的「宴樂」，加之柳永、曹組諸人之作，多用娼妓口吻寫狎媒情事，在某些文人看來，這是有損於正統文學的尊嚴的，所以當時文人寫這種文學的大都帶些歉疚情緒。就今所知，南宋人詞集以「詩餘」自名的，有林淳的《定齋詩餘》、廖行之的《省齋詩餘》等等（見《直齋書錄解題》）。這裏有的是自謙，有的是自歎。

但是，以「餘」爲名，不一定都是貶辭。韓愈說：「餘事作詩人。」以「餘事」爲詩，必其人有他的事業學問在詩之外，這只有大作家像屈原、杜甫輩足以當之。陸游《示子遯》詩云：「子果欲學詩，工夫在詩外。」陸游一生，匡復志事，到老不衰，可謂不愧其言。說陸游之詩是他一生匡復志事之餘事，那麼，他的詞又該是他的詩的餘事。以「詩餘」稱他的詞，豈不是名符其實？這對作者來說，原是褒辭而並不是貶辭。

但是就陸游平生議論看來，他原是瞧不起詞這種文學的。他的文集裏有幾篇關於詞的文字，一篇是自題《長短句序》：

雅正之樂微，乃有鄭、衛之音。鄭、衛雖變，然琴瑟笙磬猶在也。及變而爲燕之筑、秦之缶、胡部之琵琶、筚篥，則又鄭、衛之變矣。風、雅、頌之後爲騷、爲賦、爲曲、爲引、爲行、爲謠、爲歌，千餘年後乃有倚聲製辭起於唐之季世，則其變愈薄，可勝歎哉！予少時汨於世俗，頗有所爲，晚而悔之，然漁歌菱唱，猶不能止。今絕筆已數年，念舊作終不可捨，因書其首，以識吾過。淳熙己酉炊熟日，放翁自序。（《渭南文集》十四）

這裏他明顯地說出他菲薄這種文學的看法，認為它在傳統詩歌裏是「其變愈薄」的東西。「晚而悔之」、「猶不能止」二語，也說出自己創作的矛盾心理。另兩篇都是跋《花間集》的：

《花間集》皆唐末五代時人作，方斯時天下岌岌，生民救死不暇，士大夫乃流宕如此，可歎也哉！或者亦出於無聊故耶？笠澤翁書。（《渭南文集》三十）

說「士大夫乃流宕如此」、「或者亦出於無聊」，可以看出他對唐末五代詞的態度。第二篇說：

唐自大中後，詩家日趣淺薄，其間傑出者亦不復有前輩閎妙渾厚之作，久而自厭；然措於俗尚，不能拔出。會有倚聲作詞者，本欲酒間易曉，頗擺落故態，適與六朝跌宕意氣差近，此集所載是也。故歷唐季五代，詩愈卑而倚聲者輒簡古可愛。蓋天寶以後詩人，常恨文不迨；大中以後，詩衰而倚聲作。使諸人以其所長格力施於所短，則後世孰得而議？筆墨馳騁則一，能此不能彼，未易以理推也。開禧元年十二月乙卯，務觀東籬書。（同上）

這裏一方面惋惜五代詞人枉拋心力，一方面又歎佩他們的才力有不可及處。這是有貶有褒之辭。另有《跋後山居士長短句》一篇說：

唐末詩益卑，而樂府詞高古工妙，庶幾漢魏。陳無已詩妙天下，以其餘作辭（應作「詞」），宜其工矣，顧乃不然，殆未易曉也。紹熙二年正月二十四日雪中試朱元亨筆，因書。（《渭南文集》二十八）

開頭三句，拿漢魏樂府比唐末詞，却是全面肯定語了。還有一篇《跋東坡七夕詞後》說：

昔人作七夕詩，率不免有珠櫳綺疏惜別之意；惟東坡此篇，居然是星漢上語，歌之曲終，覺天風海雨逼人。學

詩者當以是求之。慶元元年元旦，笠澤陸某書。（《渭南文集》二十八）

說「歌之曲終」，必是指詞而非詩。案蘇軾《東坡樂府》《鵲橋仙·七夕送陳令舉》下片：「客棹曾犯，銀河波浪，尙帶天風海雨。相逢一醉是前緣，風雨散、飄然何處！」所謂「居然是星漢上語」，知此跋「天風海雨」云云，確是評此詞。說「學詩者當以是求之」，那麼，他似乎把詞抬高到在詩之上了。總觀這五篇題跋，他對詞忽褒忽貶，似乎並無定見。五篇裏有四篇是明記作年的，《長短句序》淳熙己酉（一一八九）最早，《跋後山長短句》紹熙二年（一一九一）次之，《跋東坡七夕詞》慶元元年（一一九五）又次之，《跋《花間集》》的第二篇開禧元年（一二〇五）最後。可見他對詞的看法是逐漸由否定而趨向肯定。《跋《花間集》》的第二篇，大抵可以作爲他最後定論。但是在這一篇文字裏，他一面說五代「倚聲者輒簡古可愛」，一面又怪他們不能「以其所長格力（詞）施於所短（詩）」，他意識裏似乎仍是重詩輕詞的，由他看來，詞究竟不可能有和詩並列的地位。

以這種見解來創作，不可避免地會產生許多「輕心掉之」的率作。《放翁詞》裏就有好些這類作品：有的內容空虛，有的言辭拙獃，有的聲情不相稱。如《破陣子》，看調名該是激揚蹈厲的，而他作「仕至千鍾良易」、「看破空花塵世」兩首，却全是消沉頹廢語。

但是，這些在他的全集裏究竟是「瑕不掩瑜」的東西。他以一位大詩家而作這種在他看來是「餘事」的小品，在這些率作之外，也有決非一般作家所能及的好作品。蘇軾論學所謂「厚積而薄發」，「流於既

溢之餘，而發於持滿之末」（《稼說·送張琥》），這可以拿來評贊大作家的小品，陸游的詞也正如此。

莊子說過幾個故事，《達生》篇裏的痾僂者承蜩：「吾處身也，若槪株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養生主》裏的庖丁解牛：「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游刃必有餘地矣！」這原是專精獨詣的境界。還有《徐無鬼》篇寫郢人斲鼻：「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垺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以巨匠良工而作業外餘技，又何嘗不有其至美至樂之境！讀陸游的許多好詞，可作此體會。

陸游的詩，由江西派入而不由江西派出，精能圓熟，不爲佶屈棖杌之態，他的詞也同此風格。如《鵲橋仙·夜聞杜鵑》：

茅簷人靜，蓬窗燈暗，春晚連江風雨。林鶯巢燕總無聲，但月夜常啼杜宇。

催成清淚，驚殘孤夢，又揀深

枝飛去。故山猶自不堪聽，況半世飄然羈旅！

如《蝶戀花》：

水漾萍根風卷絮。倩笑嬌顰，忍記逢迎處。只有夢魂能再遇，堪嗟夢不由人做。

夢若由人何處去？短帽

輕衫，夜夜眉州路。不怕銀缸深繡戶，只愁風斷青衣渡。

如《鷓鴣天》：

杖屨尋春苦未遲，洛城櫻筍正當時。三千界外歸初到，五百年前事總知。

吹玉笛，渡清伊，相逢休問姓名

誰。小車處士深衣叟，曾是天津共賦詩。

如《鵲橋仙》：

華燈縱博，雕鞍馳射，誰記當年豪舉。酒徒一半取封侯，獨去作江邊漁父。

輕舟八尺，低篷三扇，占斷蘋

洲煙雨。鏡湖元自屬閒人，又何必官家賜與！

這些作品，有的深遠饒層次，有的輕倩流利，宛轉相生，而都字字句句「到口即消」，毫無艱難拮据之感。

以這種筆調寫這些抒情小品，聲情相稱，是陸游詞特色之一。陸游詞中也還有好些表達其愛國思想，抒寫一生不忘匡復志事的名篇。這類詞出於他手，也仍然是舉重若輕，神完氣定。如《蝶戀花》：

桐葉晨飄蛩夜語。旅思秋光，黯黯長安路。忽記橫戈盤馬處，散關清渭應如故。江海輕舟今已具。一卷兵

書，歎息無人付。早信此生終不遇，當年悔草長楊賦。

如《謝池春》：

壯歲從戎，曾是氣吞殘虜。陣雲高、狼煙夜舉。朱顏青鬢，擁雕戈西戍。笑儒冠自來多誤。功名夢斷，却

泛扁舟吳楚。漫悲歌、傷懷弔古。煙波無際，望秦關何處？歎流年又成虛度！

《訴衷情》：

當年萬里覓封侯，匹馬戍梁州。關河夢斷何處？塵暗舊貂裘。胡未滅，鬢先秋，淚空流。此生誰料，心在

天山，身老滄洲！

前調：

青衫初入九重城，結友盡豪英。蠟封夜半傳檄，馳騎諭幽并。

時易失，志難成，鬢絲生。平章風月，彈壓

江山，別是功名！

這幾首都是寄寓乾道八年（一一七二）在漢中王炎幕府圖謀恢復不成的慨歎。漢中軍幕的一段生活，影響他一生的思想和創作。直到晚年，他還是不能去懷。他用多種手法在詞裏表達這種懷念心情。前舉四首是正面寫，也有以夢境寫的，如《夜遊宮·記夢寄師伯渾》：

雪曉清笳亂起，夢遊處、不知何地。鐵騎無聲望似水。想關河，雁門西，青海際。

睡覺寒燈裏，漏聲斷、月

斜窗紙。自許封侯在萬里。有誰知，鬢雖殘，心未死！

他詩集裏也有不少「紀夢」的篇章，這些「紀夢」其實就是「述懷」。也有寄託爲閨情宮怨之辭，如《清商怨》：

江頭日暮痛飲，乍雪晴猶凜。山驛淒涼，燈昏人獨寢。

鴛機新寄斷錦，歎往事、不堪重省。夢破南樓，綠

雲堆一枕。

這首詞題「葭萌驛作」。葭萌驛在四川昭化縣之南，是他離開南鄭（漢中）回成都之作。他這次從南鄭回成都都是帶家眷同行的，可知這首詞下片所謂「鴛機斷錦」云云，實是假託閨情寫他自己的政治心情的，

因爲那時王炎南鄭幕府解散，朝廷已經全盤打消恢復大計了。另一首《夜遊宮·宮詞》可證。《夜遊宮》以女性口吻自訴哀怨：

獨夜寒侵翠被，奈幽夢、不成還起。欲寫新愁淚濺紙。憶承恩，歎餘生，今至此。

蘇蘇燈花墜，問此際，報

人何事？咫尺長門過萬里。恨君心，似危欄，難久倚！

結句九字，是暗指宋孝宗抗戰主張動搖不定。當乾道五年三月，王炎除四川宣撫使，出發入川時，孝宗面諭布置北伐工作，似乎熱情很高；但是到了乾道八年九月，整個國策起了變化，王炎被調京爲樞密使，次年正月，又罷樞密使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陸游這首詞自悼壯志不酬，也是慨歎王炎的君臣遇合不終。乾道九年（一一七三），他在嘉州作《長門怨》詩云：「早知獲譴速，悔不承恩遲。」又作《長信宮詞》云：「憶年十七初入未央，獲倚步輦兮恭承寵光。地寒祚薄兮自貽不祥，讒言乘之兮罪釁日彰。……」（《劍南詩稿》四），都和這首詞同其寓意。

陸游這些詞，比之兩宋諸大家：姿態橫生，層見間出，不及蘇軾；磊塊幽折，沉鬱淒愴，不及賀鑄；縱橫馳驟，大聲鏗鞳，也不及辛棄疾。但是他寫這種寤寐不忘中原的大感慨，不必號呼叫囂爲劍拔弩張之態，稱心而言，自然深至動人，在諸家之外，却自有其特色。

固然，他的詞有朴儻質直、聲情不稱的，有游宴贈妓、寫閒適和豔情的，也有蕭瑟衰頹、道人隱士氣息很濃重的。這些都是他的缺點。對於他的游宴贈妓一類詞，無足深論。這裏應當特別提出的，是他

那一種表達消極出世思想的作品：如《好事近》的「風露九霄寒」、「華表又千年」、「揮手別人間」諸首，以及《隔浦蓮近拍》的「騎鯨雲路倒景」等等，都是離羣絕俗的出世思想，是陸游詞的糟粕。宋代統治者從眞宗以來，利用釋道麻痹人民，大量度民爲僧尼。到了徽宗，並且自稱爲「教主道君皇帝」。當陸游出生之前百多年來，這種宗教思想已形成爲一種傳統力量，給士大夫以巨大的影響。加之陸游一家世代篤好道教；他的高祖軫，自說受古仙人施肩吾煉丹辟穀法，著《修心鑒》一書。祖佃、父宰都多方外之交。陸家藏書，道書一類就有二千卷。他的老師曾幾曾經作一首《陸務觀讀道書名其齋曰玉笈》詩鼓勵他鑽研道書。陸游就在這種社會家庭交游影響之下，滋長他對神仙的迷信。

但是，這只是陸游詞的一面。除了上述這部分消極出世的作品之外，他也拿它來寫十分沉痛的大感慨的。如《鷓鴣天》：

家住蒼煙落照間，絲毫塵事不相關。斟殘玉瀝行穿竹，卷罷黃庭臥看山。

貪嘯傲，任衰殘，不妨隨處一開

顏。元知造物心腸別，老却英雄似等閒！

這首詞上面七句都是消沉語，末了兩句才點醒全篇作意，原是寫「報國欲死無戰場」的憤慨的，上文各句都是反面映襯，我們原不應輕率地抹殺它。但是，若拿他的詩來作比，如《憶征西幕府舊事》絕句：「大散關頭北望秦，自期談笑掃胡塵。收身死向農桑社，何止明明兩世人。」《太息》一首：「書生忠義向誰論，骨朽猶應此念存。砥柱河流仙掌日，死前恨不見中原。」《南山行》：「曾看金鼓從天下，却用關中作

本根。《金錯刀行》：「楚雖三戶能亡秦，豈有堂堂中國空無人。」……這類句子從來不會出現於他的詞集裏。他在詞裏表達這種愛國思想的，只有「元知造物心腸別，老却英雄似等閒」（《鷓鴣天》），和「此生誰料，心在天山，身老滄洲」（《訴衷情》）一類的喟歎。《秋波媚·七月十六日晚登高興亭望長安南山》一首，算是他寫南鄭軍中生活心情的僅見詞篇：

秋到邊城角聲哀，烽火照高臺。悲歌擊筑，憑高酹酒，此興悠哉！

多情誰似南山月，特地暮雲開。灞橋煙

柳，曲江池館，應待人來。

也並無激昂發奮的氣概。大抵他認為詞更適宜於寫低摧幽怨的感情，發揚蹈厲的只能入詩而不宜於入詞。這可見他對詞和詩這兩種文學的看法，即使在同寫這類國家民族大感慨時，也仍有其輕重軒輊之分。這種看法無疑會局限他的詞的思想內容。

但是這種缺點，兩宋詞家也多不免，最明顯的例證是李清照，我們不必以此苛求陸游。我對陸游詞總的看法是：他是以作詩的餘事來作詞的，論創作態度，他原不及他的朋友辛棄疾那樣傾以全副精力。但是他以這種「餘事」的文學寫閒情幽怨之外，有時也拿它來寫十分正經、十分沉重的心情。在他幾首不朽的憂國詞篇裏，他並沒有矜氣作色，而只是用尋常譬歎的聲音，道出他「一飯不忘，沒齒不二」的匡復心事，益見其真情摯意，沉痛動人，這可以說是陸游詞突出的風格。

他所以有這樣成就，大抵有兩種因素：一由於詞體本身的發展。從五代、北宋以來，經過百餘年的

演進，詞壇上出現過范仲淹、蘇軾以及張元幹諸作家，在這種文學裏，或多或少反映了他們各時代的社會現實、民族矛盾，到了辛棄疾，更達到這類作品的高峯，這許多作家的精神和作品自然會影響陸游的詞。另一因素是陸游詩的思想內容和工力。關於他作詩的工力，趙翼《甌北詩話》卷六有論陸詩重鍛鍊一段說：「或者以其平易近人，疑其少煉。抑知所謂煉者，不在乎奇險詭曲，驚人耳目；而在乎言簡意深，一語勝人千百，此真煉也。放翁工夫精到，出語自然老潔，他人數言不能了者，只在一二語了之；此其煉在句前，不在句下，觀者併不見其煉之跡，乃真煉之至矣。……」詞體短小，不得着長言冗語，陸詩這種鍛鍊工力對他的詞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這就煉辭一面說。古代文論家尤重煉氣，方東樹却就此對陸詩提出指摘：「放翁獨得坡公豪雋之一體耳，其作意處，尤多客氣；如《醉後草書歌》、《夢招降諸城》、《大雪歌》等，開後來俗士虛浮一派，不可不辨。」（評姚範《援鶉堂筆記》四十）說他「多客氣」，雖是過辭，但是「開後來俗士虛浮一派」，也確是陸詩的流弊。雖然這是學者之過，不能歸咎於陸游。劉克莊推陸游詩「力量足以驅使，才思足以發越，氣魄足以陵暴」（《後村詩話》）。姚範也說：「放翁與會舉，詞氣踔厲，使人讀之，發揚矜奮，起痿痺矣。然蒼黯蘊蓄之風蓋微，所謂無意爲文而意已獨至者，尚有待歟？」（《援鶉堂筆記》四十）這可說是公允之論。但是當陸游以他作詩的工力來作「詩餘」時，便自在游行，有「運斤成風」之勢。這猶之大書家傾其一生精力臨摹金石篆隸，偶然畫幾筆寫意花草，却更見精力充沛。藝術的境界，有時原不能專以力取，却於「餘事」中偶得之。陸游的詞，可說確

能到此境地。

劉熙載《藝概》卷二說：「東坡、放翁兩家詩，皆有豪有曠。但放翁是有意要做詩人；東坡雖爲詩，而有夷然不屑之意，所以尤高。」這幾句蘇、陸優劣論，是否正確，姑且不談。陸游「有意做詩人」，何可非議？黃景仁弔杜甫墓云：「埋才當亂世，併力作詩人。」下句正寫出杜甫的偉大。但是，若以「夷然不屑」，所以尤高「八個字評陸游的詞，我以爲却很恰當。「夷然不屑」不是就內容說，而是說他不欲以詞人自限，所以能高出於一般詞人。陸游《文章》詩裏有兩句傳誦的名句：

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

這十個字可以評贊一切大作家的小品。必先有工力深湛、規矩從心的「妙」手，才會有不假思索的「偶」得。這來自學力、才氣的交相融會。兩宋以來一切大作家如蘇軾、辛棄疾諸人的「詩餘」「語業」，大都如此，《放翁詞》的許多名作，也復如此。

夏承燾

一九六三年三月初稿

一九八〇年八月修改

放翁詞編年箋注目錄

論陸游詞(代序).....

上卷(入蜀前及蜀中作)

釵頭鳳 (紅酥手).....

青玉案 與朱景參會北嶺 (西風挾雨聲翻浪).....

水調歌頭 多景樓 (江左占形勝).....

赤壁詞 招韓无咎遊金山 (禁門鐘曉).....

浣沙溪 和无咎韻 (懶向沙頭醉玉瓶).....

滿江紅 (危磔朱欄).....

浪淘沙 丹陽浮玉亭席上作 (綠樹暗長亭).....

定風波 進賢道上見梅贈王伯壽 (敬帽垂鞭送客回).....

戀繡衾 (雨斷西山晚照明).....

鷓鴣天 (家住蒼煙落照間).....

目錄

一